

美人思无邪

上



美人思无邪

上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美人思无邪：全2册 / 悠然世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7. 1

ISBN 978-7-5143-5603-8

I. ①美… II. ①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·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14208号

---

著 者 悠然世  
责任编辑 杨学庆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  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 
印 张 38  
版次印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143-5603-8  
定 价 65.80元 (全二册)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美人思无邪

目录

- 第一章 闺阁雏凤
- 第二章 施计退婚
- 第三章 宅内风采
- 第四章 御驾秋狩
- 第五章 天赐佳缘
- 第六章 深宫阴云
- 第七章 皇室秘辛
- 第八章 危机乍起
- 第九章 陈年秘密
- 第十章 风雨来袭

271

239

209

179

147

117

087

059

031

001

第一章

闺阁雏凤

美人思无邪

上



大宣朝，宁熙年间，邺京。

阳光照在闺阁的窗棂上，影影绰绰。

“小姐，你醒了。”年轻丫鬟见床榻上的少女长睫一眨，有醒来的兆头，从旁边的脚凳上一跃而起，试了试床榻上人的额头温度，见退下了不少，赶紧去打水。

榻上少女年龄不到及笄，乌黑丰沛的秀发没有束起，瀑布般流淌下来，五官虽还有点稚嫩，但掩不住隐约可见的国色，虽脸庞消瘦，却弧度纤巧而娇美。只是，此时的她神情有些错愕。

芙蓉花四角架子床的床柱上绑着轻软淡雅的丝绸，不远处临窗下的梳妆铜镜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又熟悉，这——是她的闺房。而此时正在梳妆台边忙乎的身影，也正是从侍郎府陪她到归德侯府的陪嫁婢子初夏，只是此刻的初夏，脸上的婴儿肥还没有褪完，脸蛋仍然稚嫩。

云菀沁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良久都没有反应过来。震惊过后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腿脚——细嫩而丰润，并不是即将凋谢之际的枯涩和瘦弱。

她环顾四周，看到了在床榻边八仙桌上摆着的贺寿礼，其中一个已经拆开了，是一樽翡翠观音。云菀沁记得，这是舅舅府上送来的。是她十四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。

生辰小宴上，父亲云玄昶请了不少同僚过来小聚。

她和妹妹云菀霏同一群官家小姐们在侍郎府后院闲庭漫步，不小心掉进荷花池里，染了风寒，卧病在床好几天。

想到这里，她的鼻子有些酸涩，眼眶处有一股酸酸的液体在滚动。

那么，她，是回到了十四岁时吗？

如今的她，还是大宣朝兵部左侍郎云玄昶府上的嫡长女，是个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千金小姐。

十四岁……很多事都还能改变。

云菀沁攥紧了绵软光滑的锦被。白雪惠、云菀霏、慕容泰……前世那些伤她、害她、负她之人，今生休想再伤她分毫。既然老天爷给了她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她定然不会再任人欺凌。

白雪惠是她的继母，也是娘亲许氏的远房表妹。当年白氏的家乡遭受天灾，无奈之下投奔京城的表姐家。娘亲许氏好心收留了她，却没想到她最后竟勾上了姐夫，成了云府的妾室。

娘亲临终前，白氏信誓旦旦会照顾好她的一双儿女，但事实上却暗藏歹心。

前世，云菀沁事事听从继母白氏的安排，却不知道继母早为亲生女儿覬觐上她未来夫婿的门第，在她出嫁前期，便开始在她食物中投放慢性毒药。

另外，白雪惠表面对她的弟弟云锦重无微不至，暗中却疏于管教，处处纵容，将云锦重教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。

云菀沁出嫁后，云锦重更是没人庇护。

白雪惠陷害云锦重与云玄昶对立的官员私交，云玄昶大怒之下，将长子逐出家门，云锦重从此成了无人管教、无家可归的赌徒，下场凄凉。

之后，白雪惠又安排亲生女儿云菀霏私通她云菀沁的丈夫，归德侯府慕容老侯爷膝下的二房嫡孙慕容泰，方便在她毒发身死后，云菀霏能随时补上侯府少夫人的位置。

在病人膏肓之际，云菀霏随白氏来云府做客，与慕容泰后花园调情私语时，她才清楚了一切！

拼着最后一口气，云菀沁与初夏在府上搜集齐全了慕容泰违法乱纪的证据。

这些年为了讨祖父欢心，争取侯府爵位，慕容泰急功近利，走了不少捷径。

尔后，云菀沁将罪证交给唯一的亲舅舅，让其托人将罪证交给慕容泰的堂兄——一直与其争夺侯府世子位置的侯府长房慕容安手上。

敌人的敌人，即是朋友。

罪证最后被秘呈至天颜面前，因为正赶上新帝刚即位，施法铁腕，慕容泰便被押下天牢大狱，再行查证和定罪。

慕容老夫人为了救出慕容泰，想尽一切办法。在得知皇上去上香的消息之后，便携阖府女眷，去相国寺跪求天颜，为孙儿求情。

那日情景，纵使再活一世，云菀沁仍铭记于心。

她随女眷们趴在地上。眼前的明黄色锦绣龙袍，蟠龙纹金丝龙靴若隐若现。

云菀沁屏住怦怦跳的心脏，身子朝前慢慢倾了几寸。

男子目光如炬，看出了女眷中有人在盯着自己，问了身边太监几句，然后直直盯住她，面上若有所思。

匆匆抬头，虽只是一瞬间，云菀沁却捕捉到天下最尊贵的男人脸上的神色。

好奇，玩味，还带着几分欣赏。

“臣妇有话说。”女子声音不卑不亢。

慕容老夫人没想到云菀沁胆子这样大，狠狠剜过去一眼，正要暗示家奴把她拉下去，天子已然饶有兴趣地摩挲着拇指上的扳指说道：“少夫人请上前。”

声音磁性而醇厚，就如酝酿多年的好酒，又如调得最完美最流畅的弦音。

客气，又饱含着高高在上的尊贵和距离。

云菀沁被初夏扶着出列，对着神祇一般叫人睁不开眼的英伟男子行跪拜大礼。

男子的声音又从远方飘来：“少夫人要为你夫君求情？”

云菀沁屏住喘息，出门之前服的几颗续命丸，能让她有足够的精力讲述慕容泰的罪证。

“臣妇并不是为夫君求情。”

她一句句有条不紊地诉述着丈夫的罪状。每说一条，慕容老夫人的脸色



就白一分。天子的脸色却更沉一分，边听，边踱步。

最终，慕容老夫人一声“贱妇”打断了云菀沁，此时她真是悔得快要呕出一口血来。要知道，由枕边人亲口揭发，更胜敌手举报。本是带着她来求情，哪想到她今日竟敢来告御状。

骂完之后，又是一巴掌呼啸而来！

云菀沁阖上双眼，挺直早就不成人形的瘦削玉背，凤凰展翅一般，并不躲闪。

然而，耳光并未如预期中到来。待云菀沁再一睁眼时，才发现慕容老夫人枯槁的手臂，竟被一身明黄龙袍的男子在半空抓住。

“将侯爷夫人扶到边上去休息。”声如洪钟，仿似从厚云深处沉沉递送出来。

慕容老夫人不甘心，却还是被随行出宫的宫妇半搀半拖了下去。

云菀沁仍是不敢正眼瞧那个男人，总之心愿已达成，心胸一舒，无比痛快。

天子将女子脸上的神色都看在眼里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：“慕容泰是你夫君，你大义灭亲揭发他，自己也落不到好处。”

“慕容泰为谋权位，不择手段，违反法制，与妾身父亲私下也有结党之事。妾身虽是女子，却深知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，这些年看在眼里，深感夫君和父亲实在对不住先帝和陛下抬爱。日后若是成了重臣，实在难说是社稷之福，不堪成为皇上肱骨，妾身为人妇，不会包庇，慕容泰近年犯下的罪过，的确属实。如今人证物证都有，还请陛下量刑以正国法，为社稷除害！”

云家也别想独善其身！

同胞弟弟已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，连下落都不知道！

这是云菀沁另一桩恨悔之事。

天子眉头一皱，今日随行的伴驾御史也都竖起耳朵。臣子之间结党营私，这可是重罪。

男人打量面前看似纤细娇弱却眉眼凛然、身姿傲骨的女人，似乎在琢磨这女人究竟抱着什么心思，竟将娘家也拉下水。

“你一名闺中妇人，从哪里得知丈夫与娘家父亲有勾结？朕从没听说过云

侍郎与慕容泰有何私下来往。”

朝廷里暗查官员私相授受的御史和眼线众多，对于云玄昶和慕容泰翁婿之间的勾结，天子腹中早有些数，却还是饶有兴致地反问。

仿佛只想看这个女子到底心狠到哪一步，到底想如何扳倒她的亲爹和丈夫。

云菀沁匍匐于青石地面：“臣妇自打嫁入侯府，继母白氏经常携女儿来探视臣妇，这事京城无人不晓，都夸赞白氏这名继室夫人贤德，怜爱大房留下来的女儿，妹妹心疼姐姐，也是善良乖巧……其实不过是打的旗子，每次来侯府，母女都是替家父云侍郎给慕容泰递信函，商议不法事。每次白氏将臣妇耗在闺房内，臣妇妹妹云菀霏便去找慕容泰……此事，侯府后院几个心腹下人都看在眼里，全是人证。”

这样一说，朝廷铁定会在侯府进行调查。

就算查不到云玄昶和慕容泰结党之事，也能查出云菀霏私通姐夫的丑事！

云家和云菀霏注定丢尽脸面！

话音一落，云菀沁浑身气力已殆尽，喉咙一甜，有什么冲出来。

乌黑发红的心头血呕出来，唇边却添上一抹舒畅的笑意。

天子正听得入神，下意识地伸出矫健手臂，顾不得旁边的内侍和御史们惊呼，竟将云菀沁细得不盈一握的腰身圈住，牢牢抱在怀里。

“夫人！夫人！”

初夏见到云菀沁消耗完体力后滑倒，恸哭起来，却因为人被挡在后面，前面又有侍卫围着，没法过来。

如柳絮一般滑下的一瞬间，云菀沁感觉一双铁铸的手臂将她的腰身一搂，下一秒已经投入了一方宽阔而厚实的怀抱之中，而面前的绵软细腻的绸缎衣料上，正隐隐散发着独特的龙涎香。

气息虽微弱，她却清晰无误地听见有声音在耳边道：“有仇必报？朕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。”

这语气，竟有股同类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，是她的错觉吗？恍惚间，她想起，大宣这一代的帝王，普通皇子出身，母妃赫连氏乃北方异国送来和亲

的帝姬。

因为这个尴尬而敏感的出身，就算他天资优越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荣登大宝。

不但不能当天子，更有可能成为朝中和后宫有心人的靶子、跳板甚至猎物。

可他杀出重围，终是坐上了这把由黄金和鲜血堆砌的天下第一交椅。

哦，这样一个男人，自然也是个有仇必报之人。

登基后，他的龙椅下，布满了当初阻碍他上位、伤害过他母子的人的尸首。

白骨森森，衬得他的金丝龙椅越发的璀璨耀目。

云苑沁眸里盈满笑光，三步不出闺门的人，这辈子竟能与这名传奇天子有相通之处？

她不自觉地用力弯起了嘴角：“臣妇只报复害自己的人，陛下比我厉害得多。”

她语气随意轻柔，少了些恭敬的距离感，这令男子心头跳了一下。

讽刺他不择手段吗？

将他堂堂帝王作为报复手段，纵然油灯将尽，亦是平和镇静，没有一丝扭曲和挣扎。

云玄昶竟有这么一个女儿？他没有半点生气，反而兴趣更加浓厚。

“可为政之道，即该如此，所以陛下，合该是赢家。”云苑沁气息渐弭，每个音节都是耗了全身气力从牙缝中挤出。

感觉到怀里女子生命力一点点地流离，他忽地语气遗憾：“这样的奇女子，死早了当真可惜。若早认识你，朕必不会叫你活得如此凄惨。”

……

正在回忆，初夏拿来毛巾，给她擦汗：“总算退了热，奴婢这就去叫大夫来。”

她收回遐思，道：“不用喊大夫了，你给我拿一面镜子来。”

初夏递过一面莲叶翡翠柄的花纹镜。

云苑沁看见镜子里的自己，消瘦憔悴，头发蓬乱。想了想，于是下床打



开衣柜。

这一看，云苑沁又是叹了口气。

清一色的素净服饰。哪像是十几岁少女该有的打扮，还不如地方官家的小姐呢。

自己好歹也是侍郎家嫡长女。前世却活得谨小慎微，寡淡素净。

继母总笑着说云苑沁适合素雅的，她倒也真听进去了，专门穿些月白、灰青、藕白这些不衬人的颜色。

想到白氏，云苑沁心中添了几许凉意，转头朝初夏道：“病了好几天，你给我打水，我想打扮一下。”

藤蔓镂空的酸枝木镜台前，整装完毕的云苑沁秀发光可鉴人，绾成未出阁千金流行的凤仙髻。

髻上斜插一把青雀花枝钗，小巧白嫩的耳垂上吊着两颗翡翠瑯。

云苑沁在一堆素净的衣裳中挑了件月白齐胸丝绸襦裙，腰间用朱红色的流云纹饰当吊坠，系了一块鸳鸯啣当环佩，顿给看似寡淡的衣裳增色不少。

站起身来，走两步，窈窕多姿，婀娜万状，既素净纯美，又流淌出几分闺阁女儿没有的风韵和妩媚。

眉黛弯弯，唇朱如冻，肤色凝脂碧玉一样，光滑雪白，一颦一笑尽是动人，生来就是一幅画中美态。

初夏就知道，自己服侍的大小姐，一直都是侍郎府最美的女儿，比二小姐云苑霏漂亮得多。

只大小姐自从母亲病亡后，就恹恹不乐，又不大爱在装扮上下心思，成日垮着一张脸，垂着一个脑袋，不爱讲话，再美的外貌也打了几分折扣，弄得老爷也不大喜欢了。

初夏语气颇骄傲：“可惜小姐养在闺阁没人知道，再长两年，只怕不知道要迷死多少群下臣呢！不进皇宫当皇后都是糟蹋了！”

云苑沁笑着轻敲初夏的额头一下，却有些感叹，想当年刚进侯府，慕容泰也赞许过自己。

洞房花烛夜，烛影摇红，龙章凤姿的男人情意绵绵地承诺，一生一世，永不续新人。

后来，白氏给她暗施的毒药开始发挥效力，她身子一日日衰败，更谈不上怀孕。

在慕容老夫人的操持下，慕容泰的通房和侍妾，一房又一房地纳进来，她的心慢慢灰了，对于打扮并不经心了。

她不是个会利用美貌换取宠爱的人，更比不上云菀霏会撒娇邀宠。

这辈子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若美貌真的能当作砝码，为自己换取这一生的幸福，那也要找个匹配的人，来达成这笔交易。

心意定下之后，下一件事，就是关于自己落水。

云菀沁犹记那会儿身边有好几个官家小姐和丫鬟，并不知道是谁将自己推下去的，前世也不过自我安慰，估摸着是人太多，有些碰撞，没有放在心上。

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现在琢磨起来，蹊跷重重。

提议去荷花池边的正是云菀霏。

云菀霏既能在她病榻边做些勾引姐夫的恶心事，推自己下水又有什么稀奇？

只没料到这个妹妹早在侍郎府开始，对自己就已经存了恶毒心，想叫自己不得好死。云菀沁唇角噙起一抹冷，又如一粒雪粒子瞬间消融，被恬淡平和的笑意所掩盖。

考虑片刻，娥眉一挑：“初夏，那日官家小姐中离我最近的，该是翰林院祭酒之女曹小姐和工部侍郎家的陆小姐吧。”

“是。曹小姐、陆小姐与小姐、二小姐年龄相近，那日一直一左一右伴在小姐与二小姐身边说笑。”

云菀沁琢磨，那日人多，云菀霏倘若真的推她入水，距离最近的曹凝儿和陆清芙极有可能看到，只是这是人家府上姐妹的家事，曹凝儿不傻，又不是同自己关系顶好，又何必掺一脚，自然不会主动提起。

初夏也不笨，立刻猜出云菀沁的心意，是想借曹凝儿揭发真凶，只是跟云菀沁想到了一块儿：“若真是二小姐使坏，也是云府内宅事，曹小姐是个外



人，揭发二小姐对她没好处，说不定还添个碎嘴多事的名声，她不一定愿意帮忙。”

云菀沁心思转动。

曹凝儿是曹家的嫡长女，母亲是曹祭酒的正室夫人，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千金，偏偏曹祭酒如今宠爱的却是一房小妾柳氏，据说是从教坊中赎买出来的烟花女子，生得妖媚动人，极会蛊惑男子，刚入门不到一年便霸占了曹祭酒的床帟，叫曹大人将发妻置之不理。

小妾柳氏恃宠而骄，仗着老爷偏帮自己，不将曹凝儿的母亲放在眼里，连日常请安都不去了，还在曹祭酒耳边扇枕边风，叫曹祭酒越发疏离妻子。

为这事，曹夫人不知道憋了多少气，可惜她是个正统的官家千金，为人清高不会争宠，更不屑耍手段，只得眼睁睁看着那柳氏在眼皮下面跳脚。

曹凝儿为母亲抱不平，与柳氏在家中吵过几次架，气到极致，曾在官家小姐的圈子里发泄抱怨过，这事云菀沁自然也听说过。

曹凝儿不好意思与柳氏闹得太大，可恨不得将柳氏扒皮的心情，谁都看得出来。

柳氏是曹凝儿的一块心病。

想着，云菀沁主意已定，梨涡若隐若现：“恐怕要请舅舅帮忙了。”

初夏一怔。

许家舅老爷许泽韬是大宣朝红顶皇商，主营胭脂水粉行业，贯通南北，驻扎京城邺京。许家客人多是官夫人、千金小姐，长年为皇宫供货，与皇亲国戚有不少来往。

“舅舅能够劝服曹小姐和陆小姐？”初夏好奇。

云菀沁但笑不语。

舅舅有着商人逐利的天性，又交友广阔，长袖善舞，上一世，跟太子夏侯世惇门客走得颇近。

她研墨落笔，写下心意，将信函卷起来，让初夏出宅子办事时送给舅家。

云府，主院，厢房内室。

紫鹤香炉袅袅吐着幽香，绣榻上的少妇明紫色绫罗对襟勾金长衫，乌发

珠翠缭绕，脸色却不太好。

“娘！”白雪惠面前的少女蹙眉不已，“您到底还要气到什么时候啊，我说了，我也是一时冲动了。”

少女玲珑美丽，就跟自己当年一样，甚至青出于蓝，只是性子还需要磨炼一下，实在是没有耐性。

白雪惠纤细的柳眉一动：“冲动？你还好意思说！”

云菀霏一听还要罚站，眼眶红了，哽咽道：“娘，您怎么还为她罚我啊。霏儿才是娘的亲骨肉！”

白雪惠轻摆袖口：“娘亲罚你不是为了你姐姐，而是气你沉不住气，再不喜欢那人，怎能光天化日下害她？蠢！闹到你爹那里，可知道你会被罚？”

“怕什么？爹爹平日就袒护霏儿。”

白雪惠美目一敛：“你爹爹虽袒护我们娘儿俩，可毕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最爱的还是面子，若别人告诉他二女儿虐杀长女，他就算再维护你，也得叫你好看！能叫一个人消失的法子多得很，你偏偏选了个最白痴的！你叫娘说你什么好，那天荷花池边那么多官家小姐，总会有人瞧见。”

云菀霏嘴角一撇：“娘别担心，那日只有曹凝儿和陆清芙看见，两人是聪明人，不会管闲事，更不会为了个没亲娘、在家中没地位的闲散长女，得罪我这个有爹娘疼爱的二小姐！女儿叫翡翠给她俩送了些小珍品，她们到现在都没吭声。”

白雪惠见女儿都考虑周全了，这才放下心来：“倒是还有点儿小聪明，不过日后再不可这么莽撞，做事之前，切记要跟娘先商量。”

云菀霏拉着娘亲的玉手撒娇：“她因为是嫡妻的长女，所有事都能占着好，家中最好的盈福院是她的，最丰厚的嫁妆也是她的，连……连侯府慕容二少都是她的未婚夫——女儿想想真是一千一万个不甘心！”说到这里，红了眼眶，汲了汲粉嫩的鼻子，语气发了狠，“情急之下，女儿才做了错事。其实，娘也不必紧张！娘受爹爹宠爱，姨妈还是皇后娘娘身边得宠的女官呢，就算我犯了错，爹爹不看娘的面子，也要看姨妈的几分面子！”

白雪惠经爱女一说，心思更稳当了一些。

当年家乡一场水灾，白家全家流离失所，她投奔到了远房表姐家，占了



表姐夫云玄昶的床。

亲妹妹白秀惠想法子贿赂了得势的大太监，进宫当了宫女，后来有幸分到了当今宁熙帝皇后蒋沛菡的风仪宫当差，慢慢地，竟混成了蒋皇后的贴身女官。

妾侍抬成妻室，在大宣朝其实极少有，律法上并不成规矩，但白秀惠成了蒋皇后身边的红人，替姐姐求了两句情，才令白雪惠在许氏逝世后，顺利成了侍郎夫人。

白雪惠抚了抚爱女的秀发：“娘知道你惦记着侯府慕容家的寿宴。”

见娘亲猜透了自己的心思，云菀霏红了脸。

慕容老夫人是二品国夫人，寿宴广邀王侯臣宦，自然也包括有亲事的云家。

她不愿姐姐参加寿宴，想趁这机会单独与未来姐夫慕容泰见面，所以才急切了些。

见女儿不说话，白雪惠知道猜中了她的心思，于是道：“不就是抢男人吗？你喜欢的男子，娘必定帮你夺到手。”

正此时，门外传来禀报：“夫人，大小姐来了。”

豆蔻少女进了门，一身素雅襦裙，绾着低髻，比白雪惠身边穿金戴银的云菀霏，朴素得多。

这个时辰，白雪惠跟平时一样，正在为快散衙的老爷亲自烹茶。

红泥小炉上热气汩汩沸腾，白雾弥漫，映衬着一张保养适宜的娇媚少妇脸庞。

云菀沁不动声色，施了个礼。

这女人，上辈子佛口蛇心，害得自己不能生育。

那摧残身体和致人不孕的药物，是在她嫁入侯府前一个月的时候，白雪惠施在她身上的，此刻的她仍是一具健康的身子。但看见白雪惠的一瞬间，云菀沁还是心生恶寒。

还没到完全翻脸的时候。最好玩的，莫过于敌明我暗。

掩住情绪，云菀沁朝云菀霏打了个招呼：“二妹也在。”

云菀霏哼了一声，真是命大，那样深的池子都没淹死，发了足足一天多



的热这么快就能下床起身，看样子几天后的寿宴免不了会出席！

将女儿的手暗中一抓，白雪惠露出个“不要心急”的表情，瞄向云菀沁。

还是跟以往一样低眉顺眼。白雪惠嘴角情不自禁浮上一丝轻蔑，慈爱道：“没料你这么快就能过来请安了，还准备说叫你多休息几天。”

云菀沁浅浅一笑：“有劳母亲关怀，几天后是慕容老夫人的寿诞，就算再大的病，女儿也得去参加。”

云菀霏阴阳怪气：“姐姐若没好就不要勉强，小心将病气过给了别人。”

“霏儿说得对。沁儿抱病参加，你爹会心疼，况且，到时参宴的都是达官贵人，听闻皇家也会来人，万一失礼了不好。”白雪惠婉转劝说。

母女二人拼命不让自己参加寿宴的模样，云菀沁觉得真是讽刺。

原来，十四岁这年落水，全因慕容老夫人的寿宴而起。

她记得，十四岁之前，与慕容泰只是订下口头亲事，这次老夫人寿宴，才会换庚帖，成为正式的未婚夫妻。

她也不愿意再见慕容泰那男人。

可她要借这次寿宴，彻底断了与慕容泰的关系。

所以，慕容老夫人的寿宴，她去定了。

云菀沁笑盈盈盯着白雪惠：“不妨，沁儿身子尚好，不但能参加，而且也不会给侍郎府丢脸。”

云菀霏气结。

白雪惠有些意外，往日自己说什么这丫头都会应承，今天怎么了？可瞧她态度，还是很恭敬，跟平时也没不一样。

她知道女儿早就相中了慕容泰，也偷偷地私下与慕容泰见过几面，只要云菀沁不去，这次寿宴就是爱女的大好时机，这次说什么也得将云菀沁留在家中。

白雪惠脸色肃静，柔声道：“沁儿，你这次生辰小宴上失足落水，全无闺秀仪态，惊了贵宾，你爹爹不大高兴，还说等你病好要责罚你，只是我在老爷面前劝说了一通，才压了下来。这次你听母亲的，在家乖乖待几天，不要出门了，免得再生枝节。”

依云菀沁平日的性子，早就感激不尽，一切听从继母安排了。此刻，白

